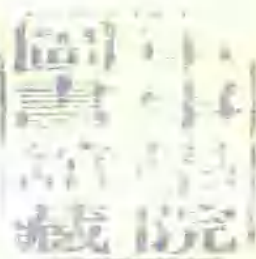


蓋叫天的藝術生活



k8

布 穀 徐以禮著

上 隸 出 版 社



2 035 1724 8

07559

徐布
以禮穀
著

蓋叫天的藝術生活

上海
鐘
書
社

一九五三年二月第一版

上海印 0001—4000

蕭叫天的藝術生活

著者 布 毅 徐以禮

出版者 上 隸 出 版 社

上海 寧波路 655 號

印刷者 中 和 印 刷 廠

編號 .613 A.339 P.74 32K 40000字

• 版權所有 •



跨在欄杆上的是十歲的蓋叫天，中立者是他大哥廣神風口

——市觀玲燕



一九五〇年蓋叫天赴北京參加全國戲工會議時攝
前排自左至右為馬杰祥、蓋夫人、蓋叫天、王瑞卿、田漢

——市觀玲燕



董叫天的“武松打店”飾孫二娘的是武旦
關少泉。

——劉承廷攝



董叫天的“快活林”。

——劉承廷攝

目次

- 一 童年的蓋叫天——老黑……………一
- 二 隆慶和科班……………六
- 三 學老生戲……………一一
- 四 向李春來學習……………一七
- 五 向封建勢力挑戰……………二三
- 六 發展了李春來的藝術……………二八
- 七 江南第一武生……………三三
- 八 練功與傳授……………三九
- 九 「西遊記」與「水滸傳」……………四四

十 無脚飛將軍	五〇
十一 解放以後的蓋叫天	五六
後記	六二
附錄：蓋叫天：『我們中華民族是有優秀文化傳統的民族』	六四

一 童年的蓋叫天——老黑

一八八八年，前清光緒十四年，農曆十月初十的午夜，蓋叫天（張英傑）出生在河北平原上高陽縣的一個村落裏。

在滿清皇朝的封建統治和殘酷剝削之下，整個中國是窮苦的；在鄰近所謂京畿地區的高陽，農民受剝削的程度極深，窮苦得極厲害。這一個村落名西演村，離城有四十多里，四面望過去儘是無邊際的黃土，天空中揚起一陣陣的風砂，好像是低沉而濃密的黃霧。

西演村上沒有雜姓，一古腦兒都姓張，攀牽起來，自然都是宗房。張家住在這村子裏，已有很久遠的年代，再追溯上去呢？據說是從山西遷移過來的。西演村在歷史上並沒有什麼記載，但這一帶地區在周朝末葉戰國的時候應該是處於燕趙之間的。中國有一句諺語：「燕趙多慷慨悲歌之士」，慷慨悲歌正好用來說明蓋叫天的豪爽性格，而且家庭裏替

他命名時，曾用『燕南』二字，做他的號。

他的祖父是一個中醫，生意一直不好；大家肚子裝不飽，誰有錢來請醫吃藥呢？他的父親張開山種田務農，叔父繼承上代的祖業也做中醫。張開山生了七個孩子，排起次序來是男、男、男、女、男、女、男。一共只種了十畝田，要養活這一大羣孩子，是極困難的事。蓋叫天是最小的一個孩子，除了二個女孩之外，排行第五，所以後來有人稱他蓋五爺。小時候皮膚黑得厲害，家裏喊他爲老黑。

黃河是一條難以馴伏的毒龍，發起洪水來，西濱村左近的田地便淹在裏面，不能種什麼，也休想收什麼，祇好啃啃樹皮，填滿了肚子算數。淳樸的農民盼望不到好日子，心裏燃燒着怨恨，有些故事在大家的口頭上流傳着：說李鴻章是癩頭龜變成的精，如今他來做直隸總督，所以儘發大水。老黑這小孩子不知道這話究竟是真是假，但是覺得很有趣。

黃河不泛濫的時候，老黑一家子也很少有好日子過；一連幾個月不下雨，土地便裂成烏龜殼的樣子，人要活下去不是容易的事情，三天喝到兩碗蕎麥糊就是頂刮刮的了。

老黑過的是野孩子生活，讀書讀不起；種田呢？一共十畝田，用不了多少人手，小孩子也派不出什麼用場；放牛呢？一條牛比什麼都難得，老黑家裏根本沒有。老黑做些什麼

事情呢？拾糞。我們想像中糞誰都會拾，事實上可不是件容易的事。天還沒有大亮，聽到官道上第一聲傳過來的馬鈴聲，就得提着糞筐摸索出去等着。糞是最好的肥料，莊稼人看來最珍貴不過，老黑去拾，別的孩子自然也不放鬆；拾糞的人一多，馬兒驢兒的糞撒得有限，有時候跟下去五六里路，只弄到一點兒，或是一點兒都弄不到。

高陽人和別地方人不大相同，他們另外有一條活路，就是「唱戲」。滿清皇朝的統治者什麼事情都要圖個吉利，認為高字包涵着祥瑞的意味；因此南府的戲班曾大批的吸收了高陽籍的演員。在這種情形之下，高陽縣裏的人學戲的風氣就比別的地方濃厚，而且高陽人在這個圈子裏有了特殊的地位了。話得說回來，那一個時代還是娼優隸卒並列的時代，生活勉強能維持的家庭，誰捨得把自己的孩子去做任人玩弄的「戲子」？

老黑的家庭苦得很，要勉強維持下去也很吃力。老黑的父親心裏想：假使把子女關在裏面餓死，還不如讓他們出去碰碰機會，這樣老黑的大哥張英甫和四哥張英俊先後都去學了戲。

老黑八歲那年，家裏面的經濟情形稍為好了一點，他父親打算替老大（張英甫）把媳婦娶過來。老大在上海和沿江大碼頭上唱戲，也有了點兒積蓄，想接父母親到上海來逛

幾天，見識見識；接洽下來，決定二老先來上海再同着老大一起回家鄉。這一次出門把老黑帶着一起走。從西濱村到天津三百六十里，本來別人只走四天，怕老黑年紀小走不動，分了六天才走到。從天津到上海是坐的海船，很不習慣，東西吃不下，胃裏的食物嘔吐得一乾二淨，沒有東西吐，再吐出來的是黃水綠水。到了上海沒有歇幾天，因為過份疲勞，也沒有好好地玩，就和老大一起回家鄉來辦喜事了。

老大藝名賽陣風，學的武旦。老黑現在還約略記得他大哥回家娶親的情形：村子裏的人要看看他大哥學得怎麼樣？希望能表演一下，結果表演了從屋頂上翻下來的一套功夫。他大哥自己趕着大車去迎親，怕把功夫荒疏了，一路踩着蹠走到丈人家。

老黑這個小孩，家裏倒也沒有因為他是最小的孩子而特別寵愛他。他自己看見大哥有從屋頂上翻下來的本領，羨慕得很，也去學戲吧！老黑也這樣想過，始終覺得不一定學得出；爲什麼呢？那時候老黑眼皮上曾經生了一個大癩，不但破了相，而且眼光只能往下看。這樣能學好戲麼？這副怪樣子（扮相）怎麼辦？要用眼光表情（眼神的運用）怎麼辦？老黑心裏的苦悶糾結着沒有法子解開來，人前人後顯得有些孤獨怪僻。

老黑的外祖父家也是窮苦的種田人家，老黑跟着母親去過幾次，後來也記不起有什麼

怪有趣的事情。

小時候他去玩過的地方祇有一處，現在印象還很深，那便是任邱縣境的一個大廟——茂州廟。「施公案」四傳第九回是「一枝蘭茂州廟遭擒，黃天霸謝家莊施勇」。由於滿清反動統治的提倡，這部宣揚奴隸道德的小說在民間的流傳原相當廣泛，老黑去玩，便聯想到黃天霸、謝虎、謝豹這些人物。農村小孩的老黑當時還不能很清晰地明辨是非，幼小的心靈被黃天霸的武藝所迷惑，便沒有進一步去研究黃天霸是替誰服務的？因此曾造成了他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對黃天霸的盲目崇拜。他後來長大成人，在短繁的武生中特別擅長茂州廟以及其他有關黃天霸的戲，也和他小時候的事情有些關係。這個印象所發生的壞影響，直到解放後三年才得到澈底的肅清。

二 隆慶和科班

老黑第二次隨父親從家鄉出來，到了天津就沒有再走。老四在隆慶和坐科，他就在四哥那裏住了下來，他父親則到京裏去看做買賣的老三。

這一次到天津，老黑才有機會看到京戲的演出。

隆慶和科班一共有一百多人，規定是六年一科。老黑最初並沒有正式加入這科班，因為他四哥不知道這塊材料是不是合適。老黑反正閒着沒有事，看見別人練武功也跟着練得玩，那知道兩個月練下來，成績很好，比有些入科一年以上的人還要出色；這樣，他得了一個非正式的藝名：小金葦子。怎麼講呢？就是說他將來一定能大有出息，賺很多錢，意思和搖錢樹相彷彿。不久，小金葦子就正式加入隆慶和科班了。

談起從前的科班生活，蓋叫天總是嘆息地說：「那簡直是坐牢獄。」苦到什麼程度

呢？被師父打罵是家常便飯，有時候還要抱小孩、洗尿布和燒茶煮飯；教不教戲，得看師父的心情，不耐煩時便說些『師父領進門，學習在自身』的大道理，讓你去摸索。讀書識字據說會分心，所以絕對不准，被師父發現了，要吃大苦頭。小金荳子倒並不頂苦，因為他聰明，師父們都喜歡，所以苦頭也吃得少些。

他四哥張英俊（後來曾用過蓋月樓的藝名），對他督促得很嚴厲。張英俊擅長的戲有『獨臂擒方臘』、『對刀步戰』、『長坂坡』和『白水灘』等，比較突出的是『獨臂擒方臘』，那是一個極驚險的場面：武松被削去一條臂膀之後，仍舊和方臘狠命地廝殺，武器打掉了，順手撈着一面大旗作武器來使用，結果仍舊把方臘擒住。小金荳子看了很多次，一次比一次有興趣，他覺得武松這一股狠勁的確給表現了出來，假使不這樣，那就不成其爲武松了。蓋叫天後來唱武松之所以能在『狠』字上特別成功，主要的是在『小金荳子』這一階段吸收了他四哥若干藝術的精髓。

小金荳子在隆慶和科班第一次正式登台的戲是『昊天關』，他飾花榮之子花逢春。戲出於後水滸，故事梗概如下：梁山泊好漢受了朝廷的所謂招撫之後，去平方臘，死難了一大半，論功行賞之際，童貫、蔡京把藥酒毒死了宋江、李逵，混江龍李俊逃了出來，找到

舊時兄弟重新起義。這時候花榮之子花逢春已長大，也參加了這一夥。吳天關是交通要道，被守將趙義守着，無法通過。花逢春想出了一條妙計：自己扮做解差，另一個扮做囚犯，騙開了吳天關，並且把趙義殺死了。這是一個開鑼的小武戲，原是由初學武生的孩子唱的。一九五〇年他到天津去唱戲，想找小時候第一次登台的院子，因為街道的樣變了很多，始終沒有找着。

武戲的練功他很有辦法，注重唱的文戲，要背誦許多口傳的唱句可有些蹩扭。科班裏有一個年紀比他稍大的師兄，常常要小金荳子請他的客，送點糕餅或糖果給他吃吃，小金荳子要靠他在台上提字句，自然只能依了他；兩個人約好一定的暗號，本來同台唱『逍遙津』的時候，那個師兄是大皇兒，他是二皇兒，等到要他唱的時候，師兄便先拉一拉他的衣角。這一次小金荳子不知什麼事情得罪了師兄，上了台，師兄便亂拉衣角，他亂唱起來，事後被師父痛罵了一場，再也不敢得罪這個師兄了。

有一個師父，大家喊他老齊先生，年紀是不小了，患着風濕症，終年坐在靠椅上，輕輕地顫動着，倒是一個頗有見地的人。他告訴小金荳子：戲單是在科班裏面學決計學不好，世界上無處不是戲的材料，要留心，化功夫去仔仔細細找尋。小金荳子會發展成爲後

來的蓋叫天，老齊先生這些話起了很大的作用。

他有一次在上海看到一輛人力車，車上坐着一位客人，車夫的脚滑了一下，車子翻了，客人從車子上滾了下來，他便把這動作加以美化，在『乾元山』這戲中哪吒的身上應用出來。他母親有燒香的習慣，自己空閒下來也喜歡靜坐養養精神，焚一爐檀香聞着玩，香的煙鼻鼻上升，變化極多，由濃而淡，由下而上，有風的時候往往吹成許多字的樣子。他的舞蹈動作之所以乾淨而給予觀衆以多樣性的美感，如勻手等等，都是從燐裏面覺取到靈感的。他的鞭有特殊的成就，如在『智取北湖州』中，他飾常遇春，把鞭子頂在指尖上的溜圓轉；演『年羹堯』時，他飾岳鍾琪，把軟的七節鋼鞭，運用得一如挺硬的齊眉棍；演『西遊記』時，不僅左手耍鞭的功夫和右手一樣精采，而且兩隻手同時耍；所以田漢先生送給他的詩裏面有『雙鞭成我我成鞭』這樣一句。他的鞭的成就當然是苦練出來的。但練不能沒有方法；有一次他看見街頭一個賣藝的人舞九節鞭比他強，他便請到家中，虛心地向這個賣藝的人學了不少東西。再如『武松』一戲，看見西門慶的時候要表現滿腔憤恨，他體會得還不夠深切；後來他在現實生活中接觸到了許多可恨的事情，便把恨的感情集中地放在戲裏表現。這裏隨便舉了四個例子，很可以說明老齊先生對他所說的一番話，

發生了一定的影響。

扶清滅洋的義和團起來了，小金萱子不明瞭究竟是什麼一件事情，但是反對外國人欺侮中國人他是贊成的。科班在停頓狀態中，他常在門縫裏偷着看外面馬路上義和團一隊一隊地走過去，看見替賽金花拉琴的孫三在裏面做小頭目，神氣得很，是他當時心目中的英雄。孫三是誰呢？有些記載交代得不太清楚，因此這個人離開賽金花以後的下落便成爲謎了。其實倒不是謎，此人就是後來在上海的大舞台於『狸貓換太子』一戲中唱了十年安樂王的孫紹棠。

義和團沒有能夠給帝國主義以致命的打擊，帝國主義興起了八國聯軍，從大沽口登陸之後，便展開了對中國人民的血腥屠殺。隆慶和科班散掉了，小金萱子隨着四哥重新又回到高陽縣西演村；他自己只學了三年，他四哥學了四年，兩個人都沒有能結業。